



我们一路走，小绿球一路数落。从山上到山下，或是一只小绿球一直跟着，又或是无数小绿球藏在无数绿叶下，啾啾喳喳地数落：你们又来捣乱啦？又或是：这边走这边走，别走岔啦！

我想起石头兄有次写：“花问：你是谁呀？你来干嘛？”壮汉的温柔颇动人。

的确我心怀歉意。山是鸟们的家、虫们的家、花们的家、树们的家。我们闯进它们家里，好讨厌。

这种鸟叫小绿球，小鲍说。小鲍是我们的向导，茶庄主人，哈尼族小伙，娶了基诺姑娘。

他们的寨子叫小普希，他们的山叫攸乐。攸乐，是古代汉文典籍对基诺山的专用名词和对基诺族的称呼。基诺山是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。

有传说，从三国时起，基诺人跟随诸葛亮南征，“丢落”（掉队）在这里，就开始种茶。他们奉孔明为茶祖。

我们在攸乐的基诺人家买到著名的哈尼人种的墨江紫稻。墨江是小鲍的家乡。地方志说，碎的墨江紫稻米蒸煮后会出现断米复续，故又称接骨米。我愚蠢但快乐地想，那我要留着崴了脚时再吃。

那层层叠叠、波光粼粼、稻香阵阵的千年梯田啊！《山海经》记载西南黑水之间“爰有膏菽、膏稻、膏稷”。《晚唐书》不无敬佩地表示这里“蛮治山田，殊为精好”。哈尼人是梯田神。

饱食一顿有着各种芭蕉叶包烧、腌腊、清蔬与香稻的盛饌后，我们仍不知足，想上茶山看古茶树。

小鲍的脚受伤了，但他还是换上胶鞋，陪我们这些北方人上山，做一次热带雨林徒步——并在腰上别一把长刀。进山前带刀，基诺自古传下的习俗。客人必被用心护卫着。

行路难，因常无路，攀藤缘溪，我们笨拙踉跄，而小鲍如履平地，且抱着同行的两岁半小朋友，蹚过一道道陡崖。我再次生出歉意、谢意并敬意。

哈尼族崇拜山林。在神林中，不可以大小便、放牧和猎取野兽、随意砍伐任何一棵树，即使自然干枯断裂的树枝也不能拿回家当柴烧……《尚

书·禹贡》称哈尼族为“和夷”，意为半山腰上的居住者——在海拔1000米到2500米之间。山人在山中居住行走。山人为仙。

雨林中只见树叶与光线，但小鲍不时停下，像魔法师一样指给我们看：一只别致的蝶，一串泡泡样的小虫，一幢废弃的蚁冢……我们只看到草，他却从草里砍出两枚笋，削去外皮切下笋尖给我们尝。第一次吃到如此生鲜的笋，清脆回甘。

他又捉住一只蜜色蚂蚁，给我们看完，放进嘴里吃掉。“喂，你刚才不是说，传说蚂蚁是你们的祖先吗？”“这是别的种类的蚂蚁。不是我们祖先那一支。”

万物有灵。哈尼族的每个支系和家族都有自己的图腾，居住分散，又形成了亚图腾。常常只要询问各自家族的图腾就可判定血缘关系。

皮肤黝黑，眼神清澈，笑容温暖，臂膀有力。我也愿成为这样的人啊。

从雨林回到寨子的家，北方人已累瘫，只晓得坐下来招呼自己喝茶。小鲍一刻不歇，赶去屋后炒茶。茶叶清晨采下，晾了半日，须当天炒好。清明前的春茶最珍贵。

100公斤重的铁锅，200摄氏度的高温，普洱鲜叶在锅里被杀青，茶的命运由小鲍上下左右翻飞的双手操控。不，不止双手。探火候，观叶色，闻香气，听爆声——水伊说：他炒茶，用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。

我是粗人，喝茶牛饮。但小鲍的茶是至今喝到过的最好生普，一口下肚，那股温热的清冽寒香，上透眼耳，横扫鼻舌，下冲三焦，贯穿身意，整个人一呆一爽。如悟。

## 误嫁估客无良计

卫刘芳

在封建社会，家长制和夫权制做主的婚姻生活开始后，女性得遇良人的几率全靠运气。在家境贫寒时，她们被榨取劳力，家境好转后多被喜新厌旧成为弃妇。《诗经》中，“既生既育，比予于毒”“宴尔新婚，以我御穷”，就是血泪控诉：我给你生儿又育女，你却将我像毒痢一样对待；你有了新欢，却让我去抵挡贫穷。那么，在多重重压下，古代女性的婚后生活是怎样的呢？

《夫人截衫袖》中，说江南方近雯家中贫寒，乡试中举，报捷差役到了，连写喜帖的红绫都没钱买，妻子仓促间剪了半截袖子应付。婢女开玩笑说，留一半明年中进士用。方近雯听说后，给妻子写信许诺，不忘贫贱夫妻时的“朔风寒到柔荑手，忆杀麟衫两袖红”，后果然高中进士，又写诗回忆妻子的恩情：“榜下忆来常欲泣，朝中说去半能知。”方近雯为官清廉颇有建树，曾被雍正帝御笔点赞，后积劳成疾去世，年仅五十岁。从不多的资料中可以看出，方近雯尊重妻子，他们是情投意合的患难夫妻，婢女天真可爱，没有奴役的唯唯诺诺之态，一家人平日相处应该是和谐美满的。只是啊，为国为民奔波的丈夫是没有机会在家与妻子齐眉举案的，方近雯妻子应该也是像陈廷敬夫人一样，囿于小城，仰望着丈

夫建功立业，遥寄相思，独守寂寞。

但更多的女性没有方近雯妻子的运气，她们开出的是一把烂牌，她们唯一的出路是忍。忍是中国女性的最大特征，她们被要求“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，在丧失人性的礼教纲常中煎熬，最后顶多在村口立个牌坊。但有一位女性，她做了一下搏斗。

《张氏才女》中，袁枚记录了在江宁任职时的一个家庭纠纷案。说一个叫张宛玉的女子，嫁给淮北程家，与丈夫性情不和，逃匿到江宁，被丈夫举报，被山阳县衙追缉。袁枚受理时，宛玉在堂上自诉逃匿理由是“五湖深处素馨花，误入淮西估客家”，意思是并非私奔，是自己一向素雅，受不了丈夫的鄙俗而已，并当堂为院里一棵枯树作诗：“独立空庭久，朝朝向太阳。何人能手植，移作后庭芳？”诗歌作为古代女性的写作体裁，往往传导出她们对爱情、婚姻、家庭和社会的独特情感体验，而宛玉此时的写作已带有对现实的批判性了。

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敏捷有行动力的才女，因媒妁之言嫁给了庸俗商人，想避其俗气才逃匿了。袁枚问山阳县令如何处理。答曰：是才女与俗商德行不般配才逃匿，可以宽恕她的罪责，但不能判离婚。山阳县令算是明达事理，但也没有

破例允许宛玉离婚。被押解回去的宛玉，在这种庸俗家庭中后续如何，可想而知，极有可能被幽禁唾弃，终其一生郁郁寡欢，成为被人移植到后庭的“枯树”。

宋以后，迂儒推崇的以旧礼教为本的理学盛行，名节成为禁锢女性行为的重枷，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：“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，故夫死不嫁。”要求女子从一而终，即便丈夫亡故也得寡居余生。对女子逃婚制裁也很严厉，“妻为逃嫁，则子不得母”。彼时，女性不仅没有婚恋自主权，也没离异自主权。但据《中国通史》考证，“故夫死不嫁”五字是后世为骗女子守贞篡改古书所为，就像陈胜、吴广塞鱼肚子里“大楚兴陈胜王”的布条一样，先有果后有因。

但婚姻制度比较开放的唐代是有离婚协议书的。在敦煌出土的唐代“放妻协议”里有“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”的字句，说明分手交割时双方心态祥和。丈夫还顺手祝福妻子离婚后“重梳蝉鬓，美妇娥眉，巧逞窈窕之姿，选聘高官之主”，不论是真情还是假意，用词充满善意。据史料记载，婚姻初期时尚有“必三月者，取一时，足以别贞信”的规矩，意思是结婚三个月后，婚姻关系才算成立，三月内可随时分离。如此看来，当时婚姻制度还比较通达。

## 万里霞光

指尖

一天，猫拖着八条尾巴，去见佛祖。

这时，它已经活很久很久了，比五百年还要长，而它却无比苦恼，为自己最后一条尾巴的迟迟不见。

想当日，佛祖说，世间凡有七窍者，皆可修炼成仙。

一语点醒梦中猫，从此，它开始信仰佛祖，虔诚修行，向着九尾的目标，极尽辛劳。

开始是容易的，用时不长，它成功地长出了八条尾巴，那时，高处似乎伸手可及。在幻想中，第九条尾巴的样子，闪着金光，像火，也像水。

恰在此刻，它接到一个提示，要想得道成仙，须去满足人愿。但满足的同时，尾巴就必得消失一条。也就是说，它的第八条尾巴，必须无数次消失，再无数次重生。

刚开始，它觉得这也并非难事。

修行，原本也是在助他和自助中完善和提升的一个过程，修仙之路，更该比世间任何路途更坎坷，更遥远。

这样过去了几百年，眼见自己终日拖着八条尾巴，天上地下，生生死死，几生几世且不得，渐被耻笑，奚落，竟心灰意冷。

真实的佛祖我们都未见过，包括真实的八尾、九尾猫，它们都是人类通过幻化得来的某种生灵。佛祖的样子是怎样的呢？它肯定是高的，大的，有超出想象的威严和慈祥，它有庙里泥塑佛的容颜。猫呢，它就是我们家里养着的那只，黄眼仁里，充满狡黠和机智。

在天地间的某地，绿荫如雾，鲜花如织，或许恰恰相反，飞沙走石，阴雨晦暗，不管怎样，它们成功相会，并发生对话，话题是关于修行的，也是愿望的。

故事里，佛祖多在笑，嘴角微微向上，眼角微微下垂，指间拈花，时间碎片纷纷落了一地……

故事截止。事实上，我所有的假想，不过来自面前这株草的灵感。它在落日时分，并不呈现落寞或者孤单，而带有虔诚的光芒。

风在露台上吹过，时光恍惚。一株长有猫一样面庞的草，会是九尾猫的前生后世吗？对于穿行在修行之路上的生灵来说，怎样的一生，都是自在无妨的，怎样的苦难，都是一种被自然接纳、关联、确认的亲切和幸福。

当然，故事有皆大欢喜的结尾，猫在修行几千几万年，终于得遇慈善之人，第九条尾巴如愿出现的同时，发愿之人亦得到宽待。此刻，它或许会落下过感激的泪？也或许更加忐忑？

所有结局，戛然而止。

夜色缓慢降临，浅浅的月痕，印在高空。

物种于美好的向往，是天生自带的，亦是后天所求的，成沙，成腋，像一滴水向往大海一样，即便寸草之心，亦想望见霞光万里。